

方志敏

# 方志敏自述 獄中紀實

工人出版社

方志敏自述  
獄中紀實  
工人出版社

方志敏

# 獄中紀實

工人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# 獄中紀實

方志敏著

\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四條市大街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

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39,000字 · 印張：2 12/16 · 插頁：1 · 印數：1—40,000（累）650,000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

1958年2月北京第4次印刷

\*

統一書號：10007·53

定價：（5）0.22元

## 說 明

方志敏烈士的獄中遺著，已經出版過一本可愛的中國，最近又發現了一些遺稿，這本獄中紀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方志敏烈士被囚在熏臭悶熱的櫥子里，时时刻刻都有被敵人提出槍殺的可能。但是他為了激勵同志們的革命鬥志，在極險惡的牢境里，設法避開敵人的監視，寫了許多文稿，揭發敵人的黑暗，伸張革命的正義。這些文章充分顯示出方志敏烈士仇視敵人、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和無限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精神。出版這本書，目的就是要我們從中吸取力量，提高覺悟，鍛煉党性，學習先烈的革命精神，鼓舞我們奮勇前進，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。

工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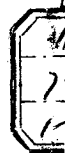


方志敏烈士遗像



統一書号:10007·53

定价:(5)0.22元



## 目 录

死! . . . . .	1
給某夫妇的信 . . . . .	30
獄中紀实 . . . . .	33
<u>贛东北苏維埃創立的历史序言</u> . . . . .	59
記 <u>胡海</u> 、 <u>姜梦俠</u> 、 <u>謝名仁</u> 三同志的 <u>死</u> . . . . .	72
我們臨死以前的話 . . . . .	77

AA 7/03



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  
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！  
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，  
乃是宇宙的真理！

为着共产主义牺牲，为着苏维埃\*流血，  
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！

死！\*\*

——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

---

死神在祥松与他同时入狱的三个同伴面前狞笑！  
像一只猛鸷的鹰一样，正在张开它的巨爪，准备一下子就把他们四个人的生命攫了去！

---

\*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革命政权曾采用苏维埃的名称。

\*\* 这是一篇纪实性的作品，文中的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。

“死是不可避免的，什么时候死，我們不知道，——生命是捏在最凶恶的敌人的掌心里！”这是他們入獄后常常說起的話。

千怪万怪，絕不能怪別人，全怪自己錯誤！咳！錯誤——一个無可补救的錯誤！过去虽也做过錯誤，但錯誤的危險性較小，影响較小，这次，这次是做了一个無可补救的錯誤，一个致命的錯誤啊！率領的軍隊受到損失，自己亦落于敌人之手。还有什么可說，还有什么可說呢？只有死就是了。

敌人們明明告訴了他們，摆在他們面前的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投降，而得暫时的苟生，一条就是死！他們不約而同的选定了后一条路。投降？不能够的，决不能够的。

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，撕毀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，噶的一声，跳入那暗沈沈地秽臭的污水潭里去，向他們入伙，与他們一塊兒去搶，去擄，去刮，去榨，去出卖可爱的中国，去殘杀無辜的工农；保住自己的头，讓朋友的头，滾落下地；保住自己的血，讓朋友的血，标射出来。这可都能作下去？啊！啊！这若都能作下去，那还算是人？！是狗！是猪！是畜生！不，还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！無論如何，不能作那叛党

叛階級的事情，決不能作的。

於是大家都在那陰暗熏臭的囚室內，東倒一個，西倒一個地臥在竹床上，心平氣靜地等候着那一刻兒的到來，等候着那一顆子彈，或是一刀！

\* \* \*

“脖子伸硬些，挨它一刀！臨難無苟免！”那個在征剿革命的叛逆的東征戰役中，被打殘了一只左手的右手將軍田壽說。他說時，用勁地伸出他的脖子，做個真像有一個劊子手持刀向他脖子上砍下去的樣兒。

“對！必須如此！”那個經過百戰以上身子瘦瘦的病知說。

“我們必須準備口號，臨刑時，要高聲的呼，用勁的呼，以表示我們的不屈！”在這次失敗中負主要責任的囚人祥松說。

那個在被俘時負傷三槍，臥在床上正在發寒發熱，神思昏迷的仰山，不知怎的，被他聽明白了口號兩個字，就用他那有氣無力的聲音，仰起頭來很關心地問：

“口號？你們是不是在講臨刑時的口號？要準備幾個口號——有力的口號！”

“仰山！你安心的睡吧！不要你操心！口號容易

准备的。”祥松說。

“要的，几个有力的口号！”仰山的头，睡在那灰布大衣叠成的枕头上，上下点了两下，就閉上眼皮，去呻吟他的病和伤的痛苦去了。

大家沈默了下来。得一会，田寿与病知两个仍去下象棋；祥松因不懂象棋，只得独自去看从难友处借来的杂志；仰山照旧一声长一声短的呻吟。

\*     \*     \*

午飯开来了。五碗菜，內有一碗湯，算是三葷两素。这是对他們特別的优待，与他們脚上釘着十斤重的鉄鐐同时而来的特別优待。左右两边籠子里的难友，吃了过于粗恶的菜飯，似乎有点羡慕他們每餐五碗菜的优待，他們却巴不得能除去那沈重压脚，同时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之标志的脚鐐，情願去吃他們一样的飯菜。

仰山睡在床上，病得糊里糊塗，一点东西也不想吃，只是依着医生的話，喝点盐开水。这三葷两素的午飯，只剩得他們三个去吃了。

三双筷子，在五个碗內进出了一二十次，菜統吃光了，只剩下几个半碗的湯水。他們开始倒湯泡飯，要借湯水的帮助，去咽下那未完的黃米飯。

“同志！我們在这里吃飯，我有点怀疑到底是為誰吃的。”祥松有点感慨地說。

兩人愕然。

“好像我們吃飯，不是為着自己吃的，是為着劊子手們的槍彈或刀吃的。吃胖了一点，讓它們尝点油味兒。”祥松接着又說。

“不管它，生一天就得吃一天！”病知說。

“吃吧，不要講死了就不吃。”田寿說。

三个又低下头来，用勁的去咽那湯泡飯了。

\* \* \*

飯后，看守兵送进大半臉盆的水来，尽田寿先洗臉。

田寿剩下来的一只手，这次又打伤了。他請看守兵帮他洗了臉，又帮他洗头髮。擦上那“金鷄牌”的香皂，一头滿是白皂沫。

“只手將軍！你把头髮洗得那样干干淨淨做什么？”祥松帶着一点与他开玩笑的神气說。

“我把头髮洗干净，是准备去見上帝啦！”田寿帶笑的答。

“見上帝？看不出你会說出这样有趣的話来！是的，你死了，将会升入天堂，坐在上帝的右边。”

“我偏要坐在左边！”

“好吧，你就在左边好了。哈哈，有趣！”

哈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三人都同笑起来了。

仰山为笑声惊醒，又仰起头来问：

“你们为什么笑？”

“仰山，只手将军说，头髮洗干净了，是准备去见上帝，并要坐在上帝的左边。这话怪有趣的呀！”祥松告诉了他。

“唔，有趣的话！”仰山说了这四个字，那黄瘦得怕人的脸上，露出来一点勉强的苦笑。“哎哟！”接着又叫痛起来了。

\* \* \*

都倒在竹床上去睡午觉了。在牢狱里有什么可做？只有吃了睡，睡了又吃。牢狱里是叫一切康健的聪明的有作用的人，去睡，去病，去死！

有十几年午睡习惯的祥松，往日无论怎样，午饭后必须睡一忽儿，那怕是五分钟，睡了一会，精神才会好起来。今天，他倒在竹床上，总不能入睡。越用劲去睡，越不能睡着。有许多思想鑽入他的脑子来。他睁大着眼睛，出神地沈思：

死，是無疑的了。什么时候死，不知道。生命捏

在敌人的掌心里。是的，他要我們死，只要說个“杀”就得。一个革命者，牺牲生命，并不算什么希奇事。流血，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，历史上沒有不流血的革命，不流血，会得成功嗎？为党为苏維埃流血，这是我十分情願的。流血的一天，总是要来的。那一天是这样来的：

看守所派人带了鉄匠来开脚镣，假意地說“你們这几位，带着脚镣确太拖累了，奉上面命令，替你們开了去，讓舒服些！”当然我們明知这是假話，真的意思，就是通知我們要槍毙或者要斬了，我們死了，損失了獄中的三副镣（仰山因重伤未带镣）豈不可惜。……不过，恐怕也不一定要开镣，也許他們这次大量点，讓着送了这三副镣，或者在死人脚上捶下这三副镣，也还不是可以的嗎？不管它！看！看守所长，看守长，还有几个看守兵进来了。后面跟着十几个兵士，持着槍，彈巢里都按上了子彈，槍上都上好刺刀，白亮亮的。还有几个挂駁壳槍的，都站在囚室門外等着。看守所长——一个蓄了胡子矮而胖的中年人，走上前来一臉的奸笑，說：“对不起，处里提你們的堂，請即刻就去！”

“是解决我們嗎？”我們当然要問一声。

“那里話，那里話，决沒有的事，只是提堂罢了，各位放心，不要作慌！”

“施！作什么慌，我們早就准备了。去！”我們开步走，众兵士前后左右包圍着同走。仰山呢？他病了不能走，怎样办呢？自然他們会有办法，会抬着他的床一起走。

到了处里，法官，什么法官，狗！已升了庭，屋外站了五六十个兵，都是挂駁壳槍的，見到我們去，視綫全轉到我們身上来了。每个人的眼睛里，似乎都在說：“再等一会，你們四个人都完了！”我們不理他們，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可說，我們昂然走到法庭前站着，仰山的竹床自然也抬上来了。坐在庭上的法官，狗！旁边还有几个拿笔在等着写的書記官們。法官，狗！开口說，声音很粗很凶：

“你們四个人曉得犯了什么罪嗎？”

“我們犯了什么鳥罪，就是沒有同你們一起去卖国……”我應該如此說。

一拍！法官，狗！拿起戒尺在案桌上着力的拍了一下，圓睜着一双炯炯灼人的凶眼，喝道：

“綁起来！杀人放火，奸淫擄掠，罪恶滔天！奉令处你們死！”



“呸！發什么狗威！殺人放火，奸淫擄掠，正是你們的拿手戲！”我說。

“打倒帝國主義！”“打倒國民黨！”“紅軍萬歲！”“蘇維埃萬歲！”“共產主義萬歲！”我們大聲叫起口號來了。

“打！拖出去！”法官，狗！氣得咆哮起來。於是兵士搶上來，向我們拳打腳踢，槍頭亂打亂戳！十個提一個，押上汽車。兵士們碰着了仰山負重傷裏面還藏有許多碎骨的手，仰山尖音呼痛起來！嘟嘟嘟，汽車開動了！沿途有不少的人在看。沿途我們都高呼口號。一會兒到了刑場，兵士把我們提出來，一排兒站着。“跪下去！”劊子手下命令！“打倒帝國主義！打倒國民黨！”膝頭彎裏猛着了幾槍托，打跪下去了。於是哨子一吹，眼睛一陣黑，完了！完了！我們四個人，完了！

於是穿西裝的，穿呢軍服掛斜皮帶的敵人，都在張開血口冷笑，慶賀他們結果了四個巨敵。哼！魔鬼們！慢點！不要高興過度了，我們四個雖死了，比我們更聰明更有能力的同志，還有千千萬萬，他們會因我們被慘殺，而激起更高的階級仇恨，他們會與你拚命鬥爭到底！不怕你們屠刀大，你怎樣也殺不完的！歷史注定你要倒！我們一定要打倒你的！